

灯下漫笔

人与自然

两棵杏树

◆薛宏新

五年前，朋友送我两株杏树苗时，天落着细雨，春寒尚料峭。朋友提着沾着湿泥的树根，站在檐下笑呵呵道：“恁好福气，一棵是嫁接过的好品种，另一棵嘛，不过杏核里拱出来的歪扭货色——凑个数罢了。”我接过来，两株都伶仃瘦弱，根须垂挂着泥水，倒显出惺惺相惜之态。

院落并不阔绰，我左右度量，最终择了东墙脚下向阳的一块好地方，郑重埋下那棵身腰挺拔些的。至于另一棵，枝干显出些寒伧的歪斜，便随意塞进了大门后边的角落土里，敷衍地浇了瓢水，反正是个冻头罢了。风过土墙，两棵小树苗瑟瑟摇摆，真如才托生到世上的婴孩，柔弱得不经一握。

光阴竟比村北的天然渠里的水走得还要快些。两棵树各自扎了根，得了水土的滋养，便发了疯似的蹿个儿。东墙下那棵愈发生得挺拔俊俏，枝柯舒展得极有章法，远远瞧着，竟似摆好了架势要登台唱戏的角儿；门后那棵却只管朝阴湿里钻营，树干弯弯曲曲寻着墙缝里的光，枝条横斜得不成体系，活脱脱成一个蜷曲着讨生活的可怜人。

春总是最先爬上它们的枝条。东墙的杏树开花时轰轰烈烈，喧闹着要把整院的春光都霸占了去，粉白色的云霞蒸腾在枝头，招蜂引蝶，好不风光。门后那棵开起来却有些怯懦羞涩，花稀稀落落地点缀在歪扭的枝子上，颜色也淡，如同褪了色的旧衣裳。风一吹，几片薄瓣便栖栖惶惶跌落泥地，连叹息也未曾留下半声。

结了小果的时令，东墙那树便显出格外的得意来。果子挤挤挨挨缀满了枝头，倒像是挂了一树青绿色的铜钱，风吹过，满院哗啦啦响着富足的声音。门后那棵树结果却稀疏，果子掩在茂盛的枝叶深处，犹如畏人的眼睛，怯怯地窥视着院墙外的天地。我每去浇水，目光总在东墙树上流连，至于门后那棵，不过是捎带着浚去半桶水的恩典罢了。

待果子一日日鼓胀起来，染上颜色，便到了该摘的时节。东墙的杏摘满满怀，捧在手里却令人生疑。果子小得紧实，表皮青黄交织，斑斑点点，状态竟有些不堪。试着咬一口，酸涩之气直冲天灵盖，汁水竟也吝啬得很。我呸呸吐出渣滓，心头一股无名火起，恨恨地想着：“莫非那嫁接的手艺，竟是哄人的把戏？”再看门后那棵树，稀疏的果子倒显出几分可怜之态了。随手摘下一颗，果实却意外地丰硕饱满，沉甸甸坠手。轻轻掰开，果肉是温润的橘黄，汁水丰沛得几乎要溢出来。入口一尝，甜软之味直沁心底，细细品之，竟隐着一缕奇异的蜜香——真似穷亲戚家中偶然翻出的传家宝，黯淡的外表下藏着稀世的甘醇。

这巨大的落差，竟如同命运猝然扇来的耳光。

第五年头上，东墙的杏树愈发显出骄矜之态，春来花事更盛，满树招摇。可那果子仿佛与它存心作对，愈发瘦小干瘪起来，疏疏落落挂在枝头，活脱脱一树风干了的羊屎蛋儿！村人偶然来串门，仰头看见累累果实，赞叹尚未出口，我早臊得面皮发烫，慌忙摆手遮掩过去。而那门后的歪脖子树，却悄然积蓄着气力，果子虽不多，却颗颗饱满温溜，黄里透红，挂在枝头如小灯笼，咬开来汁液横流，甜得人喉咙发紧。那股滋味深入肺腑，倒显出些惊心动魄的力量了。

又一年春深，东墙的杏树花开得妖妖调调，胀满一树，仿佛要把几年积攒的委屈都开尽了。可我看它，心中只剩厌弃。终于一日，我唤了邻村的王木匠来。匠人扛着大锯进了院门，对那犹自沉浸在春梦之中的杏树端详片刻，二话不说，锯齿便吃进了树干。那银声沉闷滞涩，噗噗作响，仿佛切割的不是木头，而是浸透了水的败絮。树身簌簌抖起来，满树的花瓣如雪崩般簌簌坠落，它扭曲挣扎着，终究轰然仆倒在地，震得尘土飞扬。

当偌大的树身终于偃卧于地，王木匠喘着粗气，擦了把汗，指着那白白生生的木茬口道：“瞧见了没？这树小子早空了！”我俯身细看，果然，那树墩子的年轮疏阔而暗黄，木质松软，如久病之人枯槁的骨殖。风一吹过，便有腐朽的木屑簌簌而落。此时我才恍然忆起，东墙根下早年恰是堆杂物的角落，瓦砾朽木，不知沤烂了多少寒暑。

目光不由得投向大门后那棵歪脖子杏树。它静默地蜷在墙角的阴影里，枝叶间漏下斑驳的光点。鬼使神差地，我拎着斧头踱了过去。几斧头下去，歪脖子也应声而倒。待锯开树干，截面的年轮却甚为细密，一圈环抱一圈，紧密坚实如打磨过的骨器，散发出清苦鲜冽的木质气息。

王木匠蹲在一旁，粗糙的手指拂过细密的年轮，忽然瓮声笑了：“嘿嘿，树那死，人挪活？我看哪，生得好不如生得巧！这背阴的门后，倒是个积攒力气的窝窝哩！”

我怔立当场，斧头“当啷”一声坠地。望着地上两段剖开的树木，一段空疏如败絮，一段密实如精铁；一段堂皇占据了日头最好的位置，一段蜷缩在无人顾念的角落。原来树也有命运，无关勤惰嫁接，无关显达或卑微，只在根须扎入黑暗时，所遇究竟是滋养的厚土，还是虚浮的瓦砾场。

风从豁开的院墙吹进来，卷起地上零落的花瓣和木屑。我颓然跌坐在冰冷的树墩子上，那两圈截然不同的年轮在眼前放大、旋转，无声地碾过五年光阴。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？这一生营营的栽种与取舍，到底是得了地气，还是只占了个向阳的虚位罢了？

唐贞元九年(793年)，京城长安的科举考试中，一位青年过关斩将，三科连捷。他的应试文章，言辞犀利，见解独到，令人激赏。时任宰相李泌看了他的考卷，忍不住赞叹道：“此子才堪大用，只是锋芒太露，恐遭物议。”

这位青年才俊就是刘禹锡，河南荥阳人，时年21岁。入仕后，他先任渭南县主簿，后任监察御史，与同在御史台任职的韩愈、柳宗元成为好朋友。

当时的唐王朝，刚从“安史之乱”中摇摇晃晃地走出来，外有强藩割据，内有宦官专权，亟须一场变革来续命。恰逢永贞革新初起，一向主张兴利除弊的刘禹锡，欣然参加。他为一系列新政而欢呼：取缔官市、禁五坊小儿、停罢盐铁使进献、免除苛捐杂税、释放官女和教坊女伶九百……正当他以为政治理想将要实现之际，永贞革新却在持续146天后宣告失败。王叔文、王伾被赐死，刘禹锡等八人被贬为司马，史称“二王八司马事件”。

刘禹锡在朗州（湖南常德）司马任上一待就是十年。从踌躇满志的高光时刻跌入人生的寒秋，刘禹锡没有悲悲切切，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”。眺望蓝天，思绪飞翔，他用磅礴的自信回应天地间的萧瑟与凛冽。

元和九年（815年），刘禹锡奉召回京。时值春天，城南玄都观的桃花开得正好，刘禹锡游

兴萌发，便与人结伴前去赏玩。观内红艳满园，身边游人如织，眼前之景却与十年前离京时大不相同。傲岸不羁的刘禹锡感慨系之，提笔在白墙上题诗一首：“紫陌红尘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。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此诗看似写玄都观的桃花胜景，实则蕴含讥诮之意。朝中新贵听出了弦外之音，刘禹锡因此再次被贬。数百年后，苏轼谈及此事，也埋怨他只顾口嗨，招致了祸患。

刘禹锡这次去的地方是更为偏远的连州（广东清远）。本来要去播州（贵州遵义），因好友柳宗元上书求情，才改为连州。连州文化落后，刘禹锡上任后，当地风气为之一变，读书人日渐增多，科举进士的人数也逐年增加，后人称赞他有“开连州千年文脉之功”。

之后，刘禹锡又到夔州、和州、苏州、汝州、同州等地任职。在和州，当地官员刁难他，将其住所从城南迁至城北，安置在一间小房子里，仅能容下一床、一桌、一椅。刘禹锡不以为意，提笔写下《陋室铭》，表明心志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。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可以调素琴，阅金经。无丝竹之乱耳，无案牍之劳形。南阳诸葛庐，西蜀子云亭。孔子云：何陋之有？”

几个地方辗转下来，又是十几年。等刘禹

锡回到长安时，距初次被贬已过去整整23年。岁月的淘洗，让他更加坚信：“千淘万漉虽辛苦，吹尽狂沙始到金。”第二天，刘禹锡再游玄都观，追古抚今，又赋诗一首：“百亩庭中半是苔，桃花净尽菜花开。种桃道士归何处，前度刘郎今又来。”诗中重提旧事，表达了不向权贵屈服妥协的坚强意志。

刘禹锡平生所遇，有两位至交：一个是柳宗元，另一个是白居易。他与柳宗元是同榜进士，他们的友谊始于志同道合，终于生死相托。二人一起参与永贞革新，一块被贬，曾一同期望“皇恩若许归田去，岁晚当为邻舍翁”、“耦耕若便遗身老，黄发相看万事休”。元和十四年(819年)，柳宗元病逝于柳州任上。弥留之际，他将子女托付给了挚友刘禹锡，随信寄去的还有他的文稿。一生要强的刘禹锡捧捧大哭，几近崩溃。他立即为柳宗元料理后事，并写下诗文悼念故友：“忆昨与故人，湘江岸头别。我马映林嘶，君帆转山灭。马嘶循古道，帆灭如流电。千里江蓠春，故人今不见。”柳宗元生前留下两男两女，都被刘禹锡视如亲生，抚养成人。20年后，经刘禹锡整理的《河东先生集》三十卷刊印。如若柳宗元地下有知，对此该是何等的欣慰！

刘禹锡与白居易之间，更多的是惺惺相惜。白居易称刘禹锡为“诗豪”，赞其诗“其锋森

聊斋闲品

清凉的牵牛花

◆柳己青

牵牛花凌晨四点开放，大约到中午就凋谢了。

牵牛花开在清凉之时，沐浴在柔和的阳光里。她的容颜只为朝阳而驻。每天把生与死、开放与凋零诠释到极致的，也只有牵牛花了。人们偏爱牵牛花，传递出大家幽微细腻的文化心理。《枕草子》一书中，一个夏日的早晨，作家看到院内的各种花卉，“夹杂着重命的朝颜，特别惹人注目。此花象征人世无常，令人看了不胜感慨。”并引古歌：“天明花发艳，转瞬即凋零。但看朝颜色，无常世相明。”这带着露珠的牵牛花，的确容易引发生命短暂、人生无常的喟叹。

你昨日看到的盛开的牵牛花，不是今天的，今天开放的，亦不是明天的。转念一想，牵牛花每天都开放，一株牵牛花一个夏天要开数百乃至上千朵花。看到正午强烈阳光下凋零的牵牛花，也没有什么好悲伤的。花开花谢，大自然中本是寻常。昙花一现，一年四季都会开花的四季桂，花期长达半年的蝴蝶兰，这些都是植物的特性。花儿触发我们不同的感受，完全是个人际遇、心境使然。

牵牛花，在中国被称为“勤娘子”，在法国被称为“清晨的美女”。同样的花儿，不同国家不同的名称，也能传递出各自的文化特征和审美趣味。

牵牛花开花既需要阳光，又害怕过强的阳光，而早晨的空气比较湿润，阳光比较柔和，这样的外界环境对于牵牛花最为适宜。这时，牵牛花花瓣内侧的上表皮细胞比下花瓣外侧的表皮细胞生长得快，于是花瓣向外弯曲，这样，花就开了。然而到了中午，阳光强烈，空气干燥，娇嫩的牵牛花花朵不得不因缺少水分而萎谢了。

我仔细观察过十二点左右的牵牛花，娇艳的花朵失去了水分，蜷缩着，凋谢了。

现在中国园林和花园中，种植的是矮牵牛，原产南美洲。牵牛花有蓝紫色、玫红色。我以往者为佳。蓝紫色和风露、晨曦相宜。日本培育出花色繁多的牵牛花。有的开花大如碗口。不过，喇叭花开如此大，除了让人惊奇之

然，少敢当者”。在扬州时，白居易就对刘禹锡的遭遇深表同情：“举眼风光长寂寞，满朝官职独蹉跎。亦知合被才名折，二十三年折太多。”刘禹锡呵呵一笑：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”往事已逝，不想也罢。君不见沉舟侧畔、病树前头，不仍在焕发无限生机吗？

唐开成元年(836年)，刘禹锡以太子宾客身份回到洛阳，与白居易成了邻居。有一天，白居易写诗给刘禹锡，诉说对衰老的无奈：“与君俱老也，自问老何如。眼涩夜先卧，头慵朝未梳。有时扶杖出，尽日闭门居。懒照新磨镜，休看小字书。”刘禹锡收信后，马上回诗劝慰：“人谁不顾老，老去有谁怜。身瘦带频减，发稀冠自偏。废书缘惜眼，多灸为随年。经事还谗事，阅人如阅川。细思皆幸矣，下此便悠然。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”最后两句，尤为精辟，传递出一种豁达乐观、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，成为后人广为传诵的名句。

唐会昌二年(842年)，刘禹锡在洛阳病逝，享年71岁。白居易闻讯痛心不已，挥泪写下一首诗：“四海齐名白与刘，百年交分两绸缪。同贫同病退闲日，一生一死临老头。杯酒英雄君与操，文章骥腕我知丘。贤豪虽没精灵在，应共微之地下游。”四年后，白居易也溘然长逝。这样，九泉之下，他们又可以聚在一起郊游唱和了。

外，也别无趣味。

带着露珠的牵牛花，别有风姿。牵牛花是草本藤蔓植物，缠绕在竹篱笆上最具田园风味。蔷薇攀缘在铁栅栏上就很有韵味。反过来，就是错位。

“绕篱架架太娇柔”，这么单薄、脆弱的花儿，怎么和牛发生关系的？牵牛花是怎么得名的呢？

根据唐慎微《证类本草》记载，农夫遵从医嘱用野喇叭花煎汤服用，治好了痼疾，于是牵了自家的一头水牛送给郎中以求谢意，郎中笑称此花竟有牵牛之力，因此将之命名为牵牛花。

南朝梁代的“山中宰相”陶弘景说：“此药始出田野人牵牛谢药，故以名之。”

牵牛花的种子，可以用作泻药。在我们鲁西南汶上老家，其种子叫“恰和郎”（音），不知道这三字怎么写。牵牛花的种子有黑有白，被叫做黑丑或白丑。李时珍曰：“近人隐其名为黑丑，白者为白丑，盖以丑属牛也。”总之，牵牛花很牛！

牵牛花又叫喇叭花。花朵漏斗状，朝颜有莹蓝、玫红、深紫等花色。牵牛花其喇叭状内壁上有一道道细纹，看上去像星星。其开花时，恰好在七夕前后，让人想到牵牛星，也是得名的一种说法。

宋代之前中国古典诗词中不见牵牛花的踪影，宋代诗中牵牛花摇曳多姿。

宋代危稹的《牵牛花》：“青青柔蔓绕修篁，刷翠成花著处芳。应是折从河鼓手，天孙斜插鬓云香。”诗人的想象瑰丽奇特。河鼓指的是牛郎星，是说牛郎摘下牵牛花送给了织女，织女把花斜插在发间。林逋也以《牵牛花》为题作诗：“圆似流星剪碧纱，墙头藤蔓自交加。天孙摘下相思泪，长向深秋结此花。”天孙指的是织女，是说牵牛花是织女的相思泪变成的。牵牛花因为牛郎织女的故事，多了浪漫的色彩。原来牵牛花上晶莹的露珠，是织女的相思泪！

了解了这些，不妨仔细端详一朵牵牛花。当你专注于牵牛花时，内心也会绽放一颗小星星。

举杯畅饮。她笑容明艳如夏花绽放，宽大的袖袍飘拂摆动，杯中琥珀色液体在灯光下粼粼闪烁，“为这海与陆的相遇，干杯！”她注意到我的目光，落落大方地举杯示意，杯沿轻碰，发出悦耳的清响。古韵与今风于杯光袖影间悄然汇合，恰似岁月之河在此刻轻轻拐了一个小弯，流淌着包容与新意。

夜色沉沉，我缓缓步出会场，情绪却依然在欢腾的潮水中起伏激荡。喧嚣之声渐渐远去，却并未消尽，反而如那沉淀的酒香，丝丝缕缕，沁入心脾。身后，那对父子正心满意足地离开，孩子抱着一个啤酒桶造型的气球，父亲打着惬意的酒嗝。烧烤摊主还在忙碌，脸上笑意不减。德国乐手们收拾着乐器，笑着用德语交谈，间或夹杂一两声刚学来的“中！”……我忽而想起古语“得中原者得天下”，今日之景，岂非另一种印证？青岛啤酒节如一场浩大的季风，吹过黄海之滨，把海潮的呼吸、浪花的笑语慷慨赠予了中原腹地。海风与麦浪于此握手，异域节拍与豫剧腔调在此共鸣。当青岛与郑州携手举杯，邀世界同饮之时，中原大地已不仅是一方地理坐标，更成了容纳四方、酝酿新味的巨大酒坛。这里，海与陆的界限在无数次的“干杯”声里悄然消融。那杯氤氲撞的清波，正是两地血脉交融的欢鸣。这杯酒，敬的不只是此刻的清凉与欢愉，更是古老大地敞开胸襟、吐纳八面来风的新生豪气。

得中原者，得天下交融之味。干杯一刻，天下共饮一河之水。杯中浮沫翻涌如浪花，竟映照出整个世界的欢颜。



墅伴水山人意 国画一

王学俊

郑州地理

啤酒节到中原

◆乔沐

杯！”台下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 and 更响亮的碰杯声，啤酒泡沫在无数杯口之上也如浪花般雀跃欢腾。恰在此时，一个高亢圆润的声音蓦然从不远处传来，竟是经典河南豫剧《花木兰》唱段！那熟悉的调子如雨后清泉，瞬间引燃了另一片区域的热情。“噢？这可是常香玉大师的段子，唱得真不赖！”几个老郑州模样的阿姨兴奋地边拍手边跟着哼唱起来。两股声浪，一中一西，在啤酒的泡沫里奇妙地共鸣。当德国的啤酒花遇见河南的小麦穗，当青岛的浪花与郑州的豫剧汇流，不正是一片沃土的灵魂在杯中相撞相融相生，酿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美味吗？

中原大地，又岂能缺少了河南本真的美味？步入本地美食区，空气中烧烤浓香、烩面鲜香与啤酒的麦香早已难分彼此。“羊肉串儿！新鲜羊肉串儿！十块钱三串儿！”烧烤摊主脖子上搭着毛巾，一边熟练地翻动着吱吱作响的肉串，一边中气十足地吆喝着，油脂滴落炭火，腾起诱人的火焰。“老板，来碗胡辣汤，多加辣椒油！”一位食客

熟门熟路地点单。盛汤的大姐手脚麻利，脸上洋溢着满足，“好嘞！天热，喝碗热汤出身汗，再灌口冰啤酒，那才叫一个得劲儿！”放眼望去，众多食客的桌上，一碗热辣辣的红油烩面旁边，稳稳当当地放着一杯泡沫丰盈、挂着冷凝水珠的啤酒。“来，兄弟，尝尝这个，羊肉串配原浆，绝了！再嘬口热汤，保管你忘不了咱河南的‘热乎’！”邻桌一位大哥热情地向我推荐，不由分说递来几串香气扑鼻的羊肉。此时此刻，滚烫的辛辣与冰冽的麦香在舌尖上激烈碰撞又奇妙融合，冷与热达成了和解。正如这方水土在节日里袒露了它宽厚的胸怀，不忘捧出自己滚烫的乡土本真，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海洋气息。

围坐畅饮，场内灯光渐次亮起，如同繁星落于大地之上。夜色愈深，气氛却愈发热烈，欢愉达到沸点。碰杯声此起彼伏，清脆不绝，如无数编钟齐奏新曲。歌声、笑声、痛饮声，汇成一片巨大声响的海洋，在光电激情四射的洪流里汹涌翻滚。恍然抬头，竟见一位身着靛蓝汉服的姑娘正